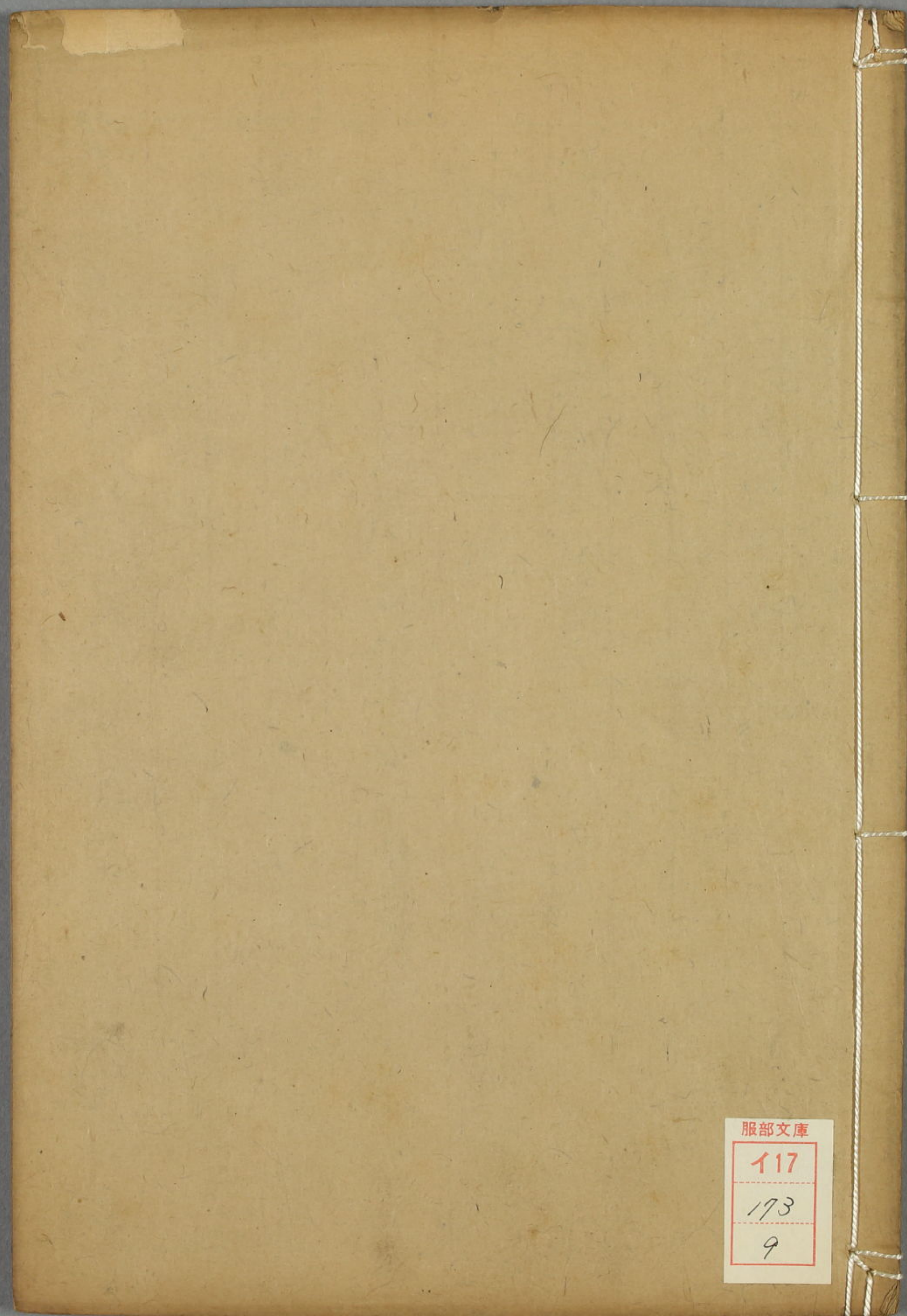




服部文庫
117
193
9



欽定儀禮義疏卷第七



飲酒禮第四之二
降席自南方側降

正義鄭氏康成曰不自北方由便賓介不從賈疏側者

言側不從故特也賓介敖氏繼公曰此降席自南方其義與介同

正義升降降席也下降降階也司正之作將使監酒非賓

介所宜參故特降

作相爲司正司正禮辭許諾主人拜司正答拜

主人升復席

相息亮反
下竝同

鄭氏康成曰。作。使也。禮樂之正既成。將畱賓。爲有
懈惰。立司正以監之。察儀法也。拜。拜其許。賈氏公彥

曰。上云一相迎於門外。今將燕。使爲司正。敖氏繼公

曰。主人自作之者。辟君禮也。司正之職。亦主於相爾。乃
更其名者。禮異於上。宜新之也。自是以後。禮節凡五。司
正皆有事焉。於此立之。示畱賓之意也。謂之司正者。以
其正此飲酒之禮而名之。張氏養浩曰。正獻主於

禮行禮則有節。旅酬主於和樂。和樂則易流。立司正以
董之。則不至於流矣。

此時之司正。卽前此之相也。其在鄉射。又卽繼此之
司馬也。相與司馬不言作。獨司正則降階作之。且拜其
許者。相徒贊主人之命。司馬專掌一射之儀。若司正則
此日之與此禮者。無貴賤卑尊。皆將於彼乎受正焉。夫
是以重其選而異其禮也。鄉飲酒義曰。一人揚觶。乃立
司正焉。知其能和樂而不流也。明日而息。司正也。以此

鄉射禮主人再拜此亦當然

正洗觶升自西階阼階上北面受命于主人

人曰請安于賓司正告于賓賓禮辭許

鄭氏康成曰爲賓欲去留之告賓于西階上

賈疏鄉射

云司正升自西階由楹內適阼階上北面受命于主人西階上北面請安于賓

敖氏繼公曰

司正緣主人意必欲安賓故受命于主人以安之安賓而賓辭則是賓於此果有不安之心矣賓辭者以主人有旨酒嘉肴已已受賜爲辭也執觶受命贊

司正告于主人主人阼階上再拜賓西階上答拜司正立于楹閒以相拜皆揖復席

鄭氏康成曰再拜拜賓許也司正既以賓許告主

人遂立楹閒以相拜相謂贊主人及賓相拜之辭賓主

人既拜揖就席敖氏繼公曰楹閒東西節也宜於楹

爲少南凡拜皆有相之者經不悉見之

司正于阼階上受命主人西階上告賓又于阼階上

告主人還至中間北面相拜蓋距堂廉不遠鄉射禮先

言司正相拜而後言賓主之拜於禮節次第尤明故注
之以釋此文。

司正實觶降自西階階閒北面坐奠觶退共少

立。共九
勇反

正義鄭氏康成曰階閒北面東西節也共拱手也少立
自正慎其位也。敖氏繼公曰奠觶不拜者獨行禮則
不象受觶之儀也不南面奠觶亦變於君禮退而少立
以其位在是也燕與大射則其位少進亦異者也。

正義鄭氏康成曰階閒其南北當中庭。

賈疏鄉射云
自西階中庭北

面坐
奠觶

正義云階閒則距階不甚遠士喪禮遂匠納車于階閒既
祖婦人降卽位于階閒士虞禮饌黍稷兩敦于階閒特
牲禮執事之俎陳于階閒足以徵其非南北之中矣鄉
射中庭北面蓋與此異也。

坐取觶不祭遂飲卒觶興坐奠觶遂拜執觶興
洗北面坐奠觶于其所退立于觶南。

鄭氏康成曰洗觶奠之示潔敬也立于其南以察
公曰坐取觶亦進坐取觶而反坐也不祭者變於獻酬
也卒觶拜者宜謝主人也酒主人之物也主人不答拜
者非與爲禮則不敢當也主人請立司正而司正乃實
觶自飲者所以爲識又欲因以虛觶識其位也洗觶奠
之不敢苟也

司正之觶既以自表其位且示將以爲罰觶也故取

觶不祭而位於階閒取其賓主之適均也其卒觶也先
飲以爲酒令也故鄭重而拜之賓主不答者此觶非與
賓主爲禮也卒觶復洗而奠空觶者豫當酌以飲人也
檀弓所載杜蕢之飲曠飲調并飲平公者其類也蕢復
自飲而曰敢與知防則以防者司正之職已非司正故
云然

右立司正

賓北面坐取俎西之觶阼階上北面酬主人主

降席立于賓東

鄭氏康成曰。初起旅酬也。旅酬同階。禮殺。賈疏。上

正酬時

不同

賈氏公彥曰。俎西之觶。謂前一人所舉。觶奠于

薦右者。今爲旅酬而舉之。前主人酬賓。奠于薦東者。不舉。故言俎西以別之。敖氏繼公曰。俎西于薦西爲少南。上經惟言奠觶于其所。故此明之。賓於一人所舉之觶。亦取而遷之者。以其代主人行禮故也。

賓坐奠觶。遂拜。執觶興。主人答拜。不祭。立飲。不

拜卒。觶不洗。實觶。東南面授主人。

鄭氏康成曰。此所不者。酬而禮殺也。賓立飲卒。觶

因更酌。以鄉主人將授。敖氏繼公曰。不拜卒。觶猶言不拜既爵也。東南面於阼階上。

鄉射禮。東南面上有進字。下無授主人三字。

主人阼階上拜。賓少退。主人受觶。賓拜送于主人之西。賓揖復席。

鄭氏康成曰。賓復席。酬主人訖。敖氏繼公曰。揖

而復席禮之也。

鄉射禮於受觶。上亦云進於主賓之拜皆云北面。

主人西階上酬介。介降席自南方。立于主人之西。如賓酬主人之禮。主人揖復席。

鄭氏康成曰。其酌實觶。西南面授介。自此已下旅

酬酌者亦如之。

賈疏亦西南面授之以旅酬皆西階上故也。

朱子曰。酬初

皆北面。但授觶時。賓則東南面授主人。主人則西南面授介。已受之後。即授者又還北面之位。賓則拜送於主

人之西。主人則拜送於介之東。下受介酬者。亦亦既。乃還北面拜送也。

鄉射禮。主人以觶適西階上。

司正升相旅曰。某子受酬。受酬者降席。

正義

鄭氏康成曰。旅。序也。

賈疏旅。衆也。而言序者。謂衆以次序相酬。

於是介

酬衆賓。衆賓又以次序相酬。某者。衆賓姓也。同姓則以伯仲別之。又同則以其字別之。

賈疏某在子。上故知是姓。若單言某。則是字。

賈氏公彥曰。賓主及介旅酬不監。以其習禮也。只敖

氏繼公曰相旅謂相旅酬之禮或言旅或言酬互見耳
若主人酬介司正不升則惟相之於下耳尊之
若有尊者則先衆賓酬之既則司正乃升
賓介主人之酬司正不相疏本使能之意爲說敖緣
相拜之法爲說兼之而義備矣

司正退立于序端東面

正義鄭氏康成曰辟受酬者又使其贊上贊下也始升
相西階西北面賈疏西階西即衆受酬者立處敖氏繼公曰序端東

面惟退而俟事之時則然自是以後於凡作受酬者則
皆少違此位堂上者北面作之堂下者南面作之既則
皆復此位也

案序端視西階西爲益西司正始升相得立於西階西
者以受酬者自介右也自此以後則衆受酬者受自左
而西階西爲受酬者之位矣故退立序端以辟之凡在
堂上者司正作之則降席以就西階西之位在堂下者
司正作之則升自西階以就西階西之位

受酬者自介右。

鄭氏康成曰。由介東也。

賈疏北面以東爲右。

尊介使不失故

位。**敖氏**繼公曰。受介酬者獨居其右。與他受酬者不同。明介尊。不與衆賓序也。自介右。則介當東南面酬之。若遵者受介酬亦然。

衆受酬者受自左。

注今文無衆酬。

正義

鄭氏康成曰。後將受酬者皆由西變於受介也。

賈氏公彥曰。衆賓之內爲首者一人。自介右受之。自第

二已下并堂下衆賓皆自左受之。

敖氏繼公曰。受

左賓黨受酬者之正位也。

正義

酬有主道而西爲賓。方其爲介所酬者。受於介右。將

使介仍居賓方也。其受酬於爲介所酬者已下。則受於

酬者之左。將使酬者得脩主道也。

拜與飲皆如賓酬主人之禮。

正義

鄭氏康成曰。嫌以下異也。

敖氏繼公曰。惟受酬

者立於酬者之西。及酬者既實觶進西南面爲異。

辯卒受者以觶降坐奠于篚司正降復位

辯音

鄭氏康成曰辯辯衆賓之在下者鄉射禮曰辯遂

酬在下者皆升受酬于西階上位觶南之位敖氏繼

公曰卒受者無所旅自飲於上乃降

酬之爲義注曰勸酒也爲酬賓言之也又曰周也爲

旅酬言之也旅酬之酬義主於周當主人酬賓時介遵

皆未及獻無行酬之法故不盡主人之歡奠之而不舉

至獻禮既畢一人舉觶乃體主人均惠之意而行之以

至於辯辯者周也

右旅酬

使二人舉觶于賓介洗升實觶于西階上皆坐

奠觶遂拜執觶與賓介席末答拜皆坐祭遂飲

卒觶與坐奠觶遂拜執觶與賓介席末答拜

于西階上

于字衍

鄭氏康成曰二人主人之贊者燕禮曰媵爵者立

于洗南西面北上序進盥洗李氏如圭曰二人舉觶

賈氏公彥曰。答拜賓南面。介東面。

氏繼公曰。亦代主人行事也。至是乃併舉觶于介者。異之也。

以燕禮勝爵之儀推之。其實觶也。亦當序進。亦由楹北。其舉于賓者先酌。舉于介者後酌。乃之西階上。先酌者在右。後酌者在左。北面乃坐奠觶。鄉射禮舉觶者奠觶北面。

鄭氏康成曰。若有大夫。則舉觶于賓與大夫。

敖氏繼公曰。言賓介者。明雖有大夫。猶及介。

飲酒主於賓。其次介。故一人舉觶。惟于賓至。二人舉觶。始兼及介。雖有尊者。不宜先之也。鄉射禮與觶于賓與大夫者。以無介耳。下文降席徹俎。其序皆賓先於主人。介先於尊者。則此之舉觶于賓。介當以敖氏之說爲正。

逆降洗升實觶。皆立于西階上。賓介皆拜。

敖氏繼公曰。鄉射禮立于西階上。北面東上。鄭

氏康成曰于席末拜。

逆降謂先升者後降猶昏禮言七者逆退也燕禮勝爵者序于尊所以降拜于阼階下故曰交于楹北降是序降也此臣禮逆降所以變于君也司正既洗觶而後升自西階此亦先洗後升與一人舉觶者同以其皆用下筮之解故也

皆進薦西奠之賓辭坐取觶以興介則薦坐因奠之介坐受以興退皆拜送降賓介奠于其所注

文曰
賓受

正義賈氏公彥曰皆進者一人之賓所一人之介所

鄭氏康成曰賓言取介言受尊卑異文。敖氏繼公曰賓云取介云受錯綜以見其同也介亦辭文不具耳鄉射禮賓與大夫辭介宜與彼大夫同也奠于其所者賓則少南而當俎西介則少東而當俎南如於一人舉觶者之爲也既奠于其所則興不言者亦文不具耳鄉射禮賓大夫坐反奠于其所興舉觶者賓介未奠而降變

於上禮

鄉射禮薦西之奠言坐奠拜送之退言反位此文畧也。

右二人舉觶

總論 敖氏繼公曰此條有與一人舉觶之儀相類

者其說已見於上

司正升自西階受命于主人主人曰請坐于賓賓辭以俎

正義 鄭氏康成曰至此盛禮俱成賓主百拜賈疏樂記文

有力者猶倦焉賈疏聘義文張而不弛弛而不張非文武之

道賈疏雜記文請坐者將以賓燕盡殷勤也俎肴之貴者辭

之者不敢以禮殺當貴者賈氏公彥曰自此以上皆

立行禮人皆勞倦故請坐于賓鄉射司正升自西階阼

階上受命于主人適西階上北面請坐于賓此亦同云

主人曰請坐于賓亦是使司正傳語于賓也敖氏繼

公曰坐謂燕坐而飲也辭以俎者以俎辭其請坐之命

謂俎在此不敢坐也。俎者之貴者。燕坐則禮殺矣。當俎而燕坐是褻之也。司正于是又反命于主人。

主人請徹俎命其許

正義鄭氏康成曰亦司正傳請告之。敖氏繼公曰賓

屬者辭以俎。今主人請徹俎而賓許之。是許其坐矣。

案請者請于主人。告者告於賓。

司正降階前即弟一俟徹俎

正義鄭氏康成曰西此也。弟子賓之少者。俎者主人

之贊者設之。今賓辭之。使其黨俟徹順賓意也。

繼公曰俟徹俎者俟尊者徹乃受之也。

司正升立于巨端

正義鄭氏康成曰待事

賈疏司正命弟子徹俎。即升立于序端。弟子尚未徹俎。故云待

事

賓降席北面主人降席阼階上北面介降席西

階上北面遵者降席席東南面遵將氈反注今文遵為僕或為全

正義鄭氏康成曰皆立相須徹俎也。遵者謂此鄉之人

仕至大夫。主人所榮而遵法者也。或有無來不來。用時事耳。敖氏繼公曰。賓北面于俎南。以當先取俎也。主人介。遵皆近其席而立。俟取俎之節也。遵者。乃此鄉之人。仕至公卿大夫。主人請之來與此會者也。遵者。席西上。降席而立于席東便也。

鄉射禮。主人降席自南方。賓及大夫皆不言所自。以上啐酒之降。決之。則賓降席自西方。以席東南面之文。決之。則大夫降席自東方。主人必左還。賓介必右還而

後鄉其席。諸公大夫謂之遵者。以其爵崇德備。可人所遵法。故請之以爲矜式焉。

賓取俎。還授司正。司正以降。賓從之。主人取俎。還授弟子。弟子以降自西階。主人降自阼階。介取俎。還授弟子。弟子以降。介從之。若有諸公大夫。則使人受俎。如賓禮。衆賓皆降。還音旋下同

正義。鄭氏康成曰。取俎者皆鄉其席。既授弟子。皆降。衆賓從降。亦爲將燕。賈氏公彥曰。鄉席取俎。還轉授之。

故經皆言還。敖氏繼公曰：北面取俎，還南面授司正。必言還者，明就而受之，司正受賓俎者，賓尊宜異之。此取俎與升受俎者，皆以先者既降為節。主人介取俎不言所鄉，如賓可知。主人之俎乃以降自西階者，辟君禮也。人亦謂弟子鄉射禮，大夫取俎還授弟子是也。主人降立于阼階東，賓降立于西階西，介在賓南。大夫在介南，眾賓又在大夫南，少退。

眾賓無俎亦降者，鄉射注曰：從降亦為將燕是也。

位則鄉射禮曰：立于大夫之南，少退，北上。

右徹俎

說屨揖讓如初，升坐。

說吐活反注
今文說為稅

鄭氏康成曰：說屨者，為燕當坐也。必說於下者，屨賤不空居堂。說屨，主人先左，賓先右。孔氏穎達曰：以前皆立而行禮，至此徹俎之後，乃說屨升堂坐也。賈氏公彥曰：曲禮上於東階則先右足，上於西階則先左足。注云：相鄉敬也。玉藻著屨之法，坐左納右，坐右納左。

今說之。北面鄉階。主人先左。賓先右。亦取近於相鄉也。
敖氏繼公曰。說屨者各於其階側。北面賓黨之屨亦
北上。坐於堂而說屨於上者。惟尊長則然。此賓主人其
尊相敵。故皆說於下。揖讓者。主人與賓一揖一讓也。賓
則厭介。介厭大夫。大夫厭衆賓。以次而升。

通論

賈氏公彥曰。少儀云。排闥說屨於戶內一人而已。

矣。彼在室則尊者說屨在戶內。其餘說於戶外。若在堂
亦尊者說屨在堂。餘說於堂下。是以燕禮大射。臣皆

於階下。公不見說屨之文。則公爲在堂矣。飲射行敵禮
故皆說於堂下。

右說屨升坐

乃羞。

正義

鄭氏康成曰。設啗具以案酒也。羞進也。所進者狗

臠醢也。

敖氏繼公曰。特牲少牢之庶羞皆以其

牲肉爲臠。又有醢。知此禮當放之也。

體。所以致敬。今進羞所以盡愛敬之愛之。所以厚賓也。

賈氏公彥曰。已云主牛。羽祀言又云庶羞不踰牖。見

所羞者狗豕也。醢是舊作之物。諸經又不見以狗作醢。則醢當兼有餘牲。敖氏繼公曰。羞者。進席羞於凡有薦者也。此時衆賓亦當祭薦。文不具耳。

無算爵。

正義鄭氏康成曰。算。數也。賓主燕飲。爵行無數。醉而止也。鄉射禮曰。使二人舉觶于賓與大夫。又曰。執觶者洗。升實觶。反奠于賓與大夫。皆是。楊氏復曰。此禮無算爵。其文畧。注引鄉射以釋之。案鄉射無算爵。賓與大夫

不與。取奠觶。飲卒。觶不拜。執觶者受觶。逐實之。賓觶以之。主人。大夫之觶。衆賓長受。而錯皆不拜。注云。錯者。實主人之觶以之。次賓。賓長之觶以之。次大夫也。此禮亦同。但鄉射無介。此禮有介。當賓賓之。觶以之。主人。實主人之觶以之。介及其交錯而行也。當實主人之觶以之。衆賓長。實介之觶以之。次大夫。又實衆賓長之觶以之。第三位次大夫。實次大夫之觶以之。第二位次賓長。如此交錯以辯。卒受者興。以旅在下者于西階上。及其

辯也。執觶者洗，升實觶，反奠于賓與大夫，所以復奠之。
者，燕以飲酒爲歡，醉而止。此所以爲無算爵也。敖氏
繼公曰：無算爵者，行其奠觶，終而復始，無定數也。鄉射
禮曰：使二人舉觶于賓與大夫。又曰：執觶者洗，升實觶，
反奠于賓與大夫。此異于彼者，舉觶及反奠，不干大夫，
而于介耳。其實觶亦以之，主人介觶則以之，大夫其餘
可以類推。

此二觶之行，楊氏推說頗備。然以二人舉觶爲於
與大夫，則循用注說，與敖氏異。二觶並舉以之，賓介經
有明文。此有介，鄉射無介，所以異也。當據經以敖氏之
說爲正。

無算樂

鄭氏康成曰：燕樂亦無數，或閒或合，盡歡而止。
賈疏

如上閒歌用小
雅合用二南

敖氏繼公曰：爵行則奏樂，爵止則樂

闕。故爵無算，樂亦無算。歌與閒合所用未聞。

鄉飲酒義：飲酒之節，朝不廢朝，莫不廢夕，則雖無算

知其不及於亂

右無算爵

賓出奏陔

陔古才反
後記同

正義

鄭氏衆曰。若今時行禮於大學。罷出。以鼓陔爲節。

鄭氏康成曰。陔。陔夏也。春官鍾師以鍾鼓奏九夏。是奏陔夏則有鍾鼓矣。鄉射禮曰。賓興。樂正命奏陔。賓降及階。陔作。賓出。衆賓皆出。敖氏繼公曰。陔夏有聲。無辭之樂。金奏之一者也。

正義

賈氏公彥曰。杜子春云。王出入奏王夏。尸出入奏

肆夏。牲出入奏昭夏。四方賓來奏納夏。臣有功奏章夏。夫人祭奏齊夏。族人侍奏族夏。客醉而出奏陔夏。公出入奏騶夏。言以鍾鼓者。庭中先擊鍾。却擊鼓而奏此九夏也。天子九夏俱作。諸侯則不用王夏。得奏肆夏以下大夫以下。據此用陔夏。其餘無文。

正義

經傳中言歌又言奏者。則有詩篇。若騶虞。豳首采蘋。

采芣。是也。言奏不言歌者。則但如笙詩之類。有其譜而

無詩篇。九夏是也。周官明言以鍾鼓奏九夏。左傳亦曰金奏肆夏之三。呂叔玉乃以肆夏爲時邁。樊遏爲執競。渠爲思文。夫執競歌成康矣。豈其周公制禮而豫著成康之諡乎。宜歐陽氏決破鄭箋。而鄭樵斷以九夏爲無辭也。九夏之用。其見於經傳者。惟肆夏爲最廣。周官但言戶出入者。以其命於大司樂者言也。若納夏章夏齊夏族夏之用。則經傳無文。杜氏直以意爲說耳。

鄭氏康成曰。鍾鼓者。天子諸侯備用之。大夫士鼓

而已。蓋建於阼階之西南鼓。

九夏謂之金奏。以其有鍾也。何獨於陔夏而無之。鍾則不成爲夏。注謂大夫士有鼓無鍾。非也。鍾磬縣於阼階之西。則鼓當建於西階之東矣。說見下記。

主人送于門外再拜。

鄭氏康成曰。門東西面拜也。賓不答拜。敖氏繼公曰。再拜送賓也。不拜送介。殺於初。賓主人以下。當屢而後出。經文畧也。馬氏晞孟曰。說屢升坐脩爵無數。

宜其醉矣。而賓出主人拜送如禮。蓋自始至終皆有節。此之謂安燕而不亂也。

右賓出

賓若有遵者。諸公大夫則既一人舉觶乃入。將遵

反盥

正義

鄭氏康成曰。不干主人正禮也。

賈疏正禮謂主賓獻酌。

遵者。

諸公大夫也。謂之賓者。同從外來耳。大國有孤。四命謂

之公。

賈疏周官典命文。

敖氏繼公曰。此謂遵先侯於門外。

一人既舉觶為入之節。諸者不定之辭。大夫兼卿言也。主人於遵者亦使人告之。公大夫若皆來則同時入其入之節。在一人舉觶之後。於舉正未入之前。乃於是言之者。以其或有或無。或來或否。不定故也。大國有孤。其官或與天子之三公同名。晉有大師大傅亦可見矣。**正義**若有遵者。上云賓。以其在賓黨也。則主人亦使人豫戒之可見矣。不召而來。自無此理。詳見鄉射禮。

正義

鄭氏康成曰。孤一人言諸者。容牧有三監。

賈疏王制云天

子使其大夫爲三監監於方伯之國。國三
彼是殷法。故云容言容有異代之法。

注以公爲大國之孤。是也以經言諸。因有三監之說
而周無此法。後人又或以寄公者當之。說益濶矣。統公
卿大夫而言。則諸者非一之稱也。抑古之從大夫者。雖
已老不廢朝謁。孔子吉月朝服而朝是也。若然。則大國
之孤。容有老於鄉者。而與此禮亦事之所時有。緣此而
多生曲說。不已末乎。

席于賓東。公三重。大夫再重。

重直
容反

鄭氏康成曰。席此二者于賓東。尊之不與鄉人齒
也。賈氏公彥曰。賓在戶牖之間。酒尊又在戶東。席此
二者又在酒尊之東。云賓東者。但繼賓而言耳。三重再
重。猶言三領二領也。敖氏繼公曰。席于賓東。尊之不
與正賓齒。亦不加尊於其正賓也。貴貴尊賢尚齒。三者
之義並行而不悖。於斯見之矣。禮再命則不齒于鄉里。
若爵爲大夫。雖非再命。猶不齒也。三重再重。皆蒲筵緇
布純也。上下之席同物。故不言加。此重席亦兼卷而設。

之。公三重。大夫再重者。以大夫宜異於士。而公宜異於大夫也。

黨正之飲。再命齒於父族。則有席於賓西者矣。此賓賢能。凡遵者皆席於東。故曰賓東。明不與賓齒。與黨正之飲異也。

公如大夫入。主人降。賓介降。衆賓皆降。復初位。主人迎揖讓升。公升如賓禮。辭一席。使一人去之。去起呂反下同

敖氏繼公曰。入謂入門左也。主人迎遵者。賓皆降。其意與上同。迎不拜者。別於賓介。亦以其在門內也。迎於門內而拜。降等者之禮也。公於主人爲踰等。乃後升者。非正賓也。升階正法。客尊則先升。如賓禮。如其獻禮也。辭一席。不敢當也。諸侯之加席。與其下席而二。此席雖非加。而數則過於二。故辭之。而主人亦許而徹之也。遵者辭席之節。見鄉射禮。賈氏公彥曰。賓厭介。此公與大夫同入。亦厭大夫位。西階下東面位。鄭氏

康成曰。主人迎之於門內也。辭一席。謙自同於大夫。

公與大夫或兼有。或只有其一。故曰如。不定之辭也。

大夫則如介禮。有諸公則辭加席。委于席端。主人不徹。無諸公則大夫辭加席。主人對。不去加席。

正義鄭氏康成曰。加席。上席也。大夫席再重。

賈疏。此三重再重。皆

一種。故云上席。明無異也。

敖氏繼公曰。如介禮。亦如其獻禮耳。若

其酢。則主人於公大夫一也。鄉射禮大夫之酢。其儀與

此介同。諸公雖尊。禮宜如之。所以辟正賓也。委。卷而置之也。席端。席北端也。不徹。不使人徹之也。主人對。不許其辭也不去。亦謂不使人去之也。大夫辭加席。謙也。有諸公則大夫自委其加席者。公惟再重。已宜辟之。主人不徹。明其有爲而爲之。非正禮。無諸公則不去者。士亦一重。異爵者不可以無別也。無諸公則大夫之席在尊東南面。有諸公則席在主人之北西面。云辭加席。委于席端。則是凡辭席者。皆近席爲之也。此重席乃云加席。

石但取其在土故爾。非謂此席卽加席也。凡加席與其下席異物而長半之。重席則否。

禮此禮但重席耳。而曰加席者。以其有加於賓主之席也。公三重席。正也。必辭一席者。不欲有加於大夫也。注謂謙自同於大夫是也。公辭之而主人卽去之者。以雖去一席。猶異於己之一重也。大夫有諸公則辭加席者。以公旣辭一席。則不可以同於公也。敖氏謂公惟再重。己宜辟之是也。主人不徹而聽其自委者。以徹之卽同。

於己之一重也。無諸公而大夫猶辭加席者。不欲有加於賓也。鄉射注謂謙不以己尊加賢者是也。主人對而不去之者。大夫再重席。正也。敖氏謂士亦一重不可以無別是也。

論賈氏公彥曰。公食大夫禮。宰夫設筵加席几。又記云。司宮具几。與蒲筵常。緇布純。加萑席。尋。玄帛純。又上大夫蒲筵加萑席。其純皆如下大夫純。彼禮異國之客有別席也。燕禮司宮筵賓于戶西。東上無加席。大射司

官設賓席于戶西。南面有加席。

右遵者之禮。

遵者獻酢之節。詳於鄉射禮。此不具者。射義云。卿大夫之射也。必先行鄉飲酒之禮。一禮本同。可互攷也。

明日賓鄉服以拜賜。

注。今文曰賓服鄉服。朱子曰。古經文無上服字。今有之。衍文也。

鄭氏

康成曰。鄉服。昨日飲酒之朝服也。

賈疏。如是朝服者。下

云朝服而謀賓介。

拜賜拜恩惠。

敖氏繼公曰。鄉服。鄉人

服。即朝服也。變朝言鄉。見其與昨日同也。拜賜拜謝其飲已之賜也。介不拜賜者。禮主於賓也。凡拜賜者。例不見。

主人如賓服以拜辱。

鄭氏

康成曰。拜賓復自屈辱也。鄉射禮曰。賓朝服

以拜賜于門外。主人不見。如賓服。遂從之。拜辱于門外。乃退。敖氏繼公曰。辱拜賜之辱也。主人往拜賓辱者。

敵也凡尊卑不敵則不答拜賜之禮

右拜賜拜辱

人釋服

注古文
釋作舍

鄭氏康成曰釋朝服更服玄端也

釋服而息司正則息司正所服者必玄端也息司正宜降於正禮一等則正行鄉飲時朝服無疑矣唯其然故前而謀賓介後而拜賜拜辱皆一同於正行禮之朝服也下記云鄉朝服而謀賓介以經夫著所故記之

不別言飲酒之何服則朝服之不改也決矣或疑未仕者不應朝服夫士始冠即備玄端皮弁爵弁三服矣朝服在玄端之上皮弁之下亦士禮服之常也特牲助祭者皆朝服豈必皆已仕者乎

乃息司正

鄭氏

康成曰息勞也勞賜昨日辨執事者獨云司

正司正庭長也敖氏繼公曰息疑即燕之異名考工記梓人職曰張獸侯則王以息燕是也此禮亦於學宮

行之必息司正者以昨日勞之而待之之禮又殺於賓

無介不殺殺如字

正義鄭氏康成曰勞禮畧也司正爲賓不殺則無俎

敖氏繼公曰皆貶於飲酒

薦脯醢羞唯所有徵唯所欲以告于先生君子可也

正義鄭氏康成曰徵召也告請也先生不以筋力爲

於是可以來君子國中有盛德者可者召不召唯所欲

敖氏繼公曰亦使人告之唯言告是不請矣不請則

不速可知皆異於賓也先生君子若與其位蓋如遵先

生說見士冠禮君子國中有德有爵者也

正義既言徵唯所欲又曰以告于先生君子可也者先生

君子未有不欲徵之者徒以此時之禮既殺於正禮疑

不可以屈先生君子故明之其來其否則唯先生君子

之意而已

賓介不與。

與音預注古文與爲預

鄭氏康成曰禮瀆則藝賈氏公彥曰數則瀆瀆

則不敬故不與。

鄉樂唯欲。

鄭氏

康成曰唯所欲作不從次也不歌鹿鳴魚麗

者梓國君也。

敖氏繼公曰鄉樂凡國風皆是也國風

爲大夫士之樂小雅爲諸侯之樂大雅頌爲天子之樂

禮盛者可以進取故鄉飲酒升歌小雅也息司正

故唯用其正樂耳鄉射禮云一人舉觴遂無算爵然則

工入之節其在無算爵之時乎。

右息司正

息司正

禮鄉射所載較詳此從畧者亦以二

經可互考故也。

記鄉朝服而謀賓介

鄭氏

康成曰朝服冠玄端緇帶素鞞白屨。敖氏

繼公曰鄉鄉飲酒也不言飲酒省文耳孔子曰吾觀於

鄉王制曰冠昏喪祭鄉相見皆其徵也於此云鄉者如

禮記先言燕特牲記先言特牲饋食之類也謀賓介

為飲酒之始故即服其服經不見所服故記明之

皆使能不宿戒

正義敖氏繼公曰皆皆賓介也其下者亦存焉能謂善

於禮者當日乃戒之故曰不宿戒知其能乃使之故如

此鄭氏康成曰再戒為宿戒禮將有事先戒而復

戒賈疏十冠禮先戒賓又宿

能即賢能之能鄉射記同見飲射之席於上者皆以

能為選與正齒位之以年定者異自食燕之禮皆不宿

戒矣飲酒之禮視燕故亦如之

右記賓介

蒲筵緇布純純章凡反

正義鄭氏康成曰筵席也純緣也敖氏繼公曰公食

大夫記蒲筵常緇布純此不言常其度或短與

右記筵

尊給幕賓至徹之

鄭氏康成曰。給。葛也。幕。覆尊巾。敖氏繼公曰。賓至徹幕。臣禮之節也。士昏禮。夫婦入于室。贊者徹尊幕。特牲禮。尸卽位而徹幕。皆與此類。

通論賈氏公彥曰。幕爲塵加設之。但用不用不同者。醴皆不用質也。士冠禮。禮子昏禮。禮賓贊禮婦聘禮。禮賓是也。醴亦無幕。從禮子也。或以尊臨卑亦無幕。燕禮君尊有幕。方圓則無幕。昏禮尊于室內有幕。尊于房戶

外則無幕是也。鄉飲酒鄉射有幕者。敵也。若祭祀之幕。人云以疏布幕八尊。注曰。天地之神尚質也。以畫布幕六彝。注曰。宗廟可以文也。凡王巾皆黼。諸侯無文。或與王同。其喪中之幕則大小斂奠用功布也。士虞用絺與吉同。

右記尊幕

其牲狗也。亨于堂東北

亨普庚反

四書敖氏繼公曰。用狗者。用燕禮之牲也。鄉飲與燕類。

也。而燕於君禮爲差輕。鄉飲於臣禮爲差重。故牲不嫌其同烹。煮也。堂東北。爨所在也。就而亨焉。凡學宮惟一門。故牲爨不於門外。而於堂東北。堂東北。卽東夾之東北也。學宮有左右房。則亦當有夾室。孔氏穎達曰。犬有三種。一曰守犬。守禦宅舍。二曰田犬。田獵所用。三曰食犬。充君子庖廚。

鄭氏康成曰。狗取擇人。堂東祖陽氣所始也。

春官小宗伯職。毛六牲。鄭氏衆曰。司徒主牛。宗伯主

雞。司馬主馬及羊。司寇主犬。司空主豕。是狗亦牲。

也。狗不在牢數。而燕與大射皆用之者。以燕射輕於食也。鄉飲不可有加於燕。鄉射不可有加於大射。其同用狗也。固宜。以堂東爲祖陽氣。雖本鄉飲酒義。而其說終闕。當以敖氏爲長。

右記牲

獻用爵其他用解

鄭氏康成曰。爵尊。不褻用之。賈氏公彥曰。獻用

一升之爵。酬及旅酬皆用三升之罋。敖氏繼公曰。其
他謂酬及舉觶之屬也。此上篚之爵三觶。下篚之觶
三。

案 酢亦用爵。但言獻者。酢統於獻也。

右記爵觶之用

薦脯五挺。橫祭于其上。出自左房。

挺弟郢反本亦作挺同

正義 鄭氏康成曰。挺。猶臠也。鄉射禮曰。祭牛臠臠長尺
有二寸。房。饌陳處也。冠禮之饌。脯醢南上。曲禮曰。以

脩置者。左胸右末。

賈氏公彥曰。此橫祭于其上。

脯為橫。於人為縮。

敖氏繼公曰。祭者半挺。使人以為

祭也。云橫祭。則五挺者。縮遵也。左房。東房也。有左房。則
有右房可知。

案 此薦惟言遵不及豆。鄉射記詳之。

右記脯

俎由東壁。自西階升。

正義 鄭氏康成曰。亨。狗既孰。載之俎。饌於東方。賈氏

公彥曰既由東壁恐自東階升故明之。敖氏繼公曰上言亨於堂東北而不別言陳俎之處則是俎亦未離於其所也。故其設時由東壁而來必言由東壁者嫌俎當自門入也。云自西階升者明賓主同也。

賓俎脊脅肩肺主人俎脊脅臂肺介俎脊脅胙肺肺皆離皆右體進胙。胙音格。胙干豆反。注今文胙作胙。俗本胙肺上有肫字者非。

鄭氏康成曰凡牲前脰骨二肩臂臠也後脰骨二

肫胙也。

賈疏此如特牲少牢不取殼也。敖氏繼公注此語不備後脰骨亦三。肫肫胙也。肫雖或不

升然不可以為非脰骨。尊者俎尊骨卑者俎卑骨祭統曰凡為俎

者以骨為上骨有貴賤凡前貴後賤離猶挂也。右體周

所尚也。肫理也。進理謂前其本也。賈氏公彥曰凡解

體皆連肉骨為本故以骨名肉。賓用肩尊賓也有肫肫

在而介不用者蓋以為大夫俎。大夫雖尊不奪賓主正

禮故用體卑於主賓而尊於介也。若有一大夫則介用

肫有二大夫則介用胙也。進理與公食同是生人食法

少牢進下。是鬼神食法。朱子曰。介俎脊脅胙肺。印本
胙上有肫字。然釋文無音。疏又云。有臠肫而介不用。明
本無此字也。成都石經亦誤。今刪去。敖氏繼公曰。案
疏云。介用胙。又云。或有肫胙。兩言者。據前說。則胙上固
無肫字。攷後說。則是作疏之時。或本已有兩言肫胙者
矣。蓋後人妄增。當時無有是正之者。故二本並行。其後
石經與印本。但以成人爲據。所以皆誤也。肺言皆醢。明
無切肺。祭以離肺。飲酒正禮也。皆。皆肩臂胙也。凡脊脅
不謂之體。右體者。吉禮所尚。故於賓主人介用之。不
用胙者。欲以臠爲諸公俎。肫爲大夫俎也。遵者若多。則
自三以下皆用左體。若無遵者。介俎猶用胙。不爲之變
也。肺在後者。便其取之也。凡俎橫設。其後皆於所爲設
者爲右。

右記俎所由與其實

以爵拜者不徒作。

鄭氏康成曰。徒。猶空也。作。起也。言拜既爵者。不徒

起起必酢主人。

坐卒爵者拜既爵立卒爵者不拜既爵。

鄭氏康成曰隆殺各從其宜唯工不從此禮。敖

氏繼公曰此蓋於卒爵之時見其拜不拜之意坐近於拜故當拜則坐飲不當拜則立飲也是二儀經已具之記蓋言其例耳。

坐卒爵謂賓主人介立卒爵謂眾賓以下鄉飲酒所謂隆殺之義辨也。

凡奠者于左將舉于右。

鄭氏康成曰于左不飲者不欲其妨。賈疏謂主人酬賓之解。

于右便也。敖氏繼公曰此禮奠者一而已言凡未詳此與上條惟以鄉飲鄉射之禮言之則可若推於他禮則有不盡然者。

少儀云客爵居左注云主人酬賓之觶賓不舉奠於薦東又云其飲居右疏云一人舉觶賓奠於薦西至旅酬以酬主人其義正與此同。

賓之長一人辭洗如賓禮。長知丈反

鄭氏康成曰。於三人之中。復差有尊者。敖氏繼

公曰。主人獻衆賓。惟於長者一人爲之洗。經云。取爵于西楹下降洗。是也。一人辭之者。禮主於已也。

鄭氏長者一人亦當稍進南行。而後東北面辭洗。故曰如賓禮。

右記行禮諸節

立者東面北上。若有北面者。則東上。東上之東當從敖作西

正義敖氏繼公曰。此謂在門內位之時也。賓入門左位。近庭南。介以下又居其南。衆賓若多。則容有北面者。與東面者相繼。當西上。云東者。字誤也。門西北面而東上。自爲列者耳。

鄭氏康成曰。賢者衆寡無常也。或統於堂。或統於門。賈氏公彥曰。堂下立者若少。則東面北上。統於堂。若多。東面立不盡。則門西北面東上。統於門。

案主人三拜衆賓。衆賓以次受獻。則北面者必與東面

者相隨而行。西上乃順耳。若東上則前行者居後。後行者反居前。蓋不可矣。特牲禮公有司門西北面。東上不與衆賓相隨行也。

右記衆賓立位

樂正與立者皆薦以齒。

與音預

正義鄭氏康成曰。謂其飲之次也。不言飲而言薦以薦明飲也。既飲皆薦於其位。樂正位西階東北面。敖氏繼公曰。樂正乃公有司。非賓黨也。又不立於西方。嫌其

禮異故明之。

正義鄭氏康成曰。尊樂正同於賓黨。

樂正既不序於工。故以齒於鄉人。未必爲尊之也。

右記樂正薦節

凡舉爵三作而不徒爵。

正義鄭氏康成曰。謂獻賓獻大夫獻工皆有薦。敖氏繼

賓謂賓介及衆賓獻工兼笙者

右記不徒爵

樂作大夫不入

鄭氏康成曰後樂賢也。**敖氏**繼公曰此謂大夫之來也。後不及一人舉觶之節者也。樂作之時不可亂之。若樂既作則獻工矣。大夫之獻又不宜後於工也。**經**言既一人舉觶乃入。明其入之節也。此言樂作不入。明其不入之節也。未舉觶則賓主之禮未終。奪人之禮非禮也。既樂作則賓主之歡已浹。後人之樂亦非禮也。

右記大夫入節

獻工與笙取爵于上篚既獻奠于下篚

鄭氏康成曰明其異器敬也如是則獻大夫亦然。上篚三爵。**敖氏**繼公曰既獻工則奠于上篚既獻笙乃奠于下篚也不仍用獻大夫之爵者節異不相因也。既獻大夫而酢則奠爵于西楹南。

經獻笙因獻工之爵而記必曰獻工與笙者蓋獻工畢主人仍奠此爵于上篚至笙入三終後乃再取以獻笙。

經於衆工之末飲者授主人爵不言其爵所奠處故記明之

其笙則獻諸西階上

注古文無上

正義鄭氏康成曰謂主人拜送爵也於工拜于阼階上者以其坐于西階東也

案經已言主人獻笙于西階上矣復言之者明獻工時未得于西階上也蓋獻而拜送于阼者惟賓而工與之同非尊工也位實使之然耳

右記工與笙之獻

磬階間縮雷北面鼓之

縮所六反雷力又反注古文縮爲臧

正義鄭氏康成曰縮從也雷以東西爲從鼓猶擊也

敖氏繼公曰縮雷者縮於雷也此禮特縣則有磬鍾鐃及鼓鼙惟言磬者以其爲縣之主而居首也北面鼓之明磬南面設也磬在阼階西鼓在西階東賈氏公彥曰在堂下兩階之間東西節也上當堂之南雷南北節也

大射東西兩縣皆自磬而鍾而鐸以次陳之鼓鼙則稍離之彼西縣縣之正也東縣之鼓鼙別陳有爲爲之耳此在兩階閒則磬東上而鍾鐸以次而西鼓在西階東鼙又在其東皆南鼓但只一肆耳又案律惟十二而編縣乃十六者以十二枚配十二律而外更加四清故十六也必加四清者以夷則南呂無射應鍾四律爲宮則其管短而三分損益則夷則以黃鍾爲角南呂以大呂爲角無射以大族爲角應鍾以夾鍾爲角而所生

皆過於其本管之長故減此所生四律之半以爲清聲而應之也編簫之管十六義亦準是此前儒之舊說云爾今律呂正義推得所加之四聲乃倍夷則也倍南呂也倍無射也倍應鍾也其算至密其義至精蓋又超越乎前說矣

賈氏公彥曰鍾磬者編縣二八十六枚而在一虞謂之堵鍾一堵磬一堵謂之肆天子之卿大夫判縣者東西各有鍾磬爲肆諸侯之卿大夫半之則分一肆於

兩相西縣鍾東縣磬天子之士特縣者直東相有鍾磬
二處爲一肆諸侯之士半之分取磬而已。

經言士特縣本無天子之士諸侯之士之別。注疏以
意分之非也。凡禮皆然。縣若無鍾則闕金聲而音不具。
且如陔夏爲金奏之一。此經亦奏陔。無鍾則不成金奏
矣。蓋不其然。說又見鄉射禮。

右記設磬之所

主人介凡升席自北方降自南方

正義鄭氏康成曰。席南上升由下。降由上。

正義教氏繼公曰。此儀各一見於經。乃云凡何與。二席
南上。升降皆當由下。其降自南方者。由便耳。非例然也。
且經於主人之酢。云自席前適阼階上。是其降亦未必
皆自南方也。

右記升席降席之法

司正既舉觶而薦諸其位

正義鄭氏康成曰。司正。主人之屬也。無獻因其舉觶而

金定傳元嘉正 卷七
薦之薦於解南。敖氏繼公曰。不獻者。異於衆賓。有薦者。別於其黨。

燕禮大射禮之司正。與士序獻。而飲射禮則無獻。以明日有息。司正之禮也。

右記司正薦節

凡旅不洗。

鄭氏康成曰。敬禮殺也。敖氏繼公曰。凡凡尊卑也。

不洗者不祭

鄭氏康成曰。不其潔也。敖氏繼公曰。此承上文。惟爲旅者言也。若獻酒雖有不洗者。亦祭之。

右記旅酬殺禮

既旅。士不入。

鄭氏康成曰。後正禮也。既旅則將燕矣。敖氏繼公曰。此士亦主人請之爲衆賓。或有故而不及與賓介同來者也。士賤於大夫。可以不獻。然不與旅則與主人。

之贊同故不入。云既者終言之也。士亦謂當在堂下者也。其入則以齒立于西方。主人不迎。經不言士入之節。而記見此。則是未旅以前皆可以入也。

右記士入節

徹俎賓介遵者之俎受者以降。遂出授從者。主人之俎以東。從才用反

正義賈氏公彥曰。上經賓介遵者之俎無出之文。主人俎不言以東。故記之。敖氏繼公曰。授從者云出。則是

飲酒之禮。他人無事者皆不入門。

右記徹俎之節

樂正命奏陔。賓出至于階。陔作

正義敖氏繼公曰。此見命之之人。與奏之之節也。鄉射

禮賓降及階。陔作

右記奏陔之節

若有諸公。則大夫于主人之北西面。

正義鄭氏康成曰。其西面者。北上統於公。賈氏公彥

金定傳正義疏 卷一
日若無諸公則大夫南面西上。敖氏繼公曰有諸公則大夫位於此尊諸公也。

右記尊者席位

主人之贊者西面北上不與。

與音預下同

正義鄭氏康成曰贊佐也謂主人之屬佐助主人禮事。徹鼎沃盥設薦俎者西面北上統於堂也。與及也不及謂不獻酒。敖氏繼公曰此贊者蓋以學中之有司及私臣爲之西面之位其在洗兼南與。下言無算爵然後

與則此所云不與者獻及旅酬也位西面且不與旅酬亦飲酒之禮異於祭者也。

無算爵然後與。

正義鄭氏康成曰燕乃及之。敖氏繼公曰遠下於賓

黨也鄉射禮無算爵執觶者皆與旅執觶亦主人之贊者也鄉飲酒義謂沃洗者得與旅酬與此異當以此爲正。

正義旅酬之酬義主於賓故孤行一觴而以周於賓黨卽

為辯也。無算爵之酬。義主於賓主之交歡。故兼行二解。以升及於主人之贊者。而後為錯也。

右記主人之贊者

鄉飲酒總論

徐氏幹曰。五家為比。比有長。五比為

閭。閭有胥。四閭為族。族有師。五族為黨。黨有正。五黨為州。州有長。五州為鄉。鄉有大夫。必有聰明慈惠之人。使各掌其鄉之政教禁令。凡民之有德行道藝者。比以告閭。閭以告族。族以告黨。黨以告州。州以告鄉。鄉以告大司徒。民之有罪奇袤者。以告

亦如之。有善而不以告。謂之蔽賢。蔽賢有罰。有惡而不以告。謂之黨逆。黨逆亦有罰。故民不得有遺善。亦不得有隱惡。鄉大夫三年則大比。而興賢者能者。其爵之命也。各隨其才之所宜。不以大司小。不以輕任重。故書曰。百僚師師。百工惟時。此先王取士官人之法也。故其民莫不反本而自求。慎德而積小。知福祚之來不由於人也。故無交遊之事。

無請託之端。心澄體靜。恬然自得。咸相率以正道相厲。以誠慤。姦說不興。邪陂自息。世之衰矣。上無明天子。下無賢諸侯。取士不由於鄉黨。考行不本於閭閻。多助者爲賢才。寡助者爲不肖。序爵聽無證之論。班祿采方國之謠。民見其如此。知富貴可以從衆爲也。知名譽可以虛譁獲也。乃離其父兄去其邑里。不修道藝。不治德行。講偶時之說。結比周之黨。汲汲皇皇。無日以處。更相歎揚。迭爲表裏。

檇杌生華。黜悴布衣。以欺人主。惑宰相。竊選舉。盜榮寵者。不可勝數也。旣獲者賢。已而遂往。羨慕者竝驅而追之。悠悠皆是。孰能不然者乎。葉氏時曰。成周選舉之法。德行爲賢。道藝爲能。蓋自鄉大夫正月頒法。卽教之。以此教之之初。已爲興之之地。興之之日。尚何負於賓禮之隆哉。又曰。使民興賢。使民興能。賢能之興。皆出於民。此鄉舉里選。所以爲公也。以所興之人。還以長之。還以治之。則在

官臨民者孰非德行道藝之人鄭司農謂興賢若漢舉孝廉興能若漢舉茂才未知漢平時所教者果孝廉茂才否夫教以利祿之學則所舉皆利祿教以詞章之學則所舉皆詞章平時無德行道藝之教而欲行德行道藝之選豈不迂哉

此篇所載賓士之禮也然使教之不豫則賓之也何資使用之不詳則賓之也何當故讀此禮者必綜其教之於未賓之先與用之於既賓之後者

而具論之則於成周盛時所以人無棄材野彥官無曠職者其道犁然若指諸掌而於所謂治定化神者穆然若接於眴也故孔子曰吾觀於鄉而知王道之易易也

